

# 聽書

英國諾丁罕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  
◎ 蔡明燁

因為我近年來的寫作範圍多以「書」為主題，朋友們往往很好奇我怎麼有那麼多的時間看書？又或者私下納悶，我看英文書的速度真有那麼快嗎？

實不相瞞，原來我是有秘密武器的——我閒暇時不但看書，也聽書，而且越聽越多，越聽越快，甚至還越聽越上癮！別人帶隨身聽多是為了聽音樂，但是現在的我用隨身聽，十之八九都是在聽書，只因為聽書的樂趣無窮。

之所以迷上聽書，一開始是為工作上的便利，那麼我的工作到底是什麼呢？倒是有點兒難以定義，姑且算我是身兼數職吧！不過無論是研究、教學、寫作、翻譯或編輯，我都需要大量閱讀，盯在電腦螢幕前的時間更不能少，也因此每天晚上臨睡前，往往是我唯一能夠看點兒閒書的時間，可是用了一整天的眼睛之後，有時候儘管腦筋仍很清醒，卻還真累得不願睜眼，於是那時我便經常幻想，如果有人可以讀書給我聽，讓我的眼睛休息休息，該多好？

起了這樣的念頭之後，久而久之，我逛書店時總算開始注意到了一個從前視而不見的欄目——「Spoken Words」，翻成中文大概就是「有聲書」了吧？

在英國，這類有聲書的錄音帶或光碟形形色色，不少是現代作品節錄之後的錄音版，完整版方面則多屬廣播劇的錄音，劇種包括現代戲劇、新編喜劇、連續劇、莎翁名劇，以及古典或現代小說改編而成的戲碼……等，選擇還算豐富，只不過廣播劇並不符合我對「聽書」的要求，好比我雖然喜歡看電影，同時絕不排斥觀賞小說改編而成的文學電影，可是我並不覺得看了電影就等於讀過了原著，所以如果我對某部小說感興趣的話，即使看過了電影，我還是得找時間去看那本書！也因此節錄版或廣播劇並不能真的達到我想以「聽書」代替「讀書」的目的，不禁令我覺得好生遺憾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藉著去社區圖書館還書之便，起興到平時足跡未到之處隨意瀏覽，不料竟然發現了寶藏——好多好多的有聲書啊！想來主要是為了不太識字、眼睛不便，以及像我這種有「特殊需求」的讀者提供服務吧？其中雖然也有廣播劇和節錄版，但更多是現代小說、非小說作品、乃至新舊約聖經全套整齊的錄音版，完全滿足了我原先的幻想，於是從此也就展開了我的聽書生涯。

我發現良好的說書者不但能使作品生色不少，而且好聽的說書聲音，無形中好像還具有一種安撫的作用，能使聽者感到愉快和滿



足。或許這正是小朋友們特別愛聽人講故事，尤其是爸媽在床邊讀故事書的原因之一？有時候即使是一再複述同一本故事書，好像也能教他們百聽不厭呢！

我自己倒是記不得小時候有沒有聽媽媽說過床邊故事了，不過我還記得大學時代，有天下午無意間在收音機裡聽到一個悅耳的女聲在說書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，聽到末了才知道原來是瓊瑤的《菟絲花》，但我事後沒急著去買書，卻每天固定守在收音機前成了忠實聽眾，直到節目全部結束，電台遲遲沒有繼續說另一本書的打算，我這才在悵然中再度回頭去讀瓊瑤，重溫過去早曾拜讀再三的浪漫愛情小說。

英國的出版社顯然很了解說書聲音的重要性，所以絕大多數的說書人都具有深厚的舞台表演功力，深知如何利用抑揚頓挫來傳達文字的感情，而且我猜想說書人的選擇，很可能還經過了某種類似劇場選角的過程，以致於每個說書者的聲音都儘可能傳神地貼近了小說敘述者的身分！例如威爾登（Fay Weldon）的成名小說《女魔王的生活與愛情》*The Life and Loves of a She-Devil*，敘述一位家庭主婦受夠了做「好女人」的折磨，決心搖身一變做「壞女人」，耍盡手段和心機累聚財富與權力，最後並透過手術易容將前夫玩弄於股掌之間，於是出版社找來為這本書配音的女聲，便是屬於字正腔圓、高貴但冷漠的類型；馬特爾（Yann Martel）摘下2002年布克獎桂冠的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*Life of Pi*，敘述一個身兼印度教、基督教和回教三種信仰的印度男孩，因為發生船難，和一隻老虎共同在太平洋漂流的一葉扁舟上，共度了將近一年的光陰，而選擇為本書講述的男聲聽來雖仍年輕，嗓音卻具有歷經滄桑的特質，同時在為書中對話配音時，更帶有正典的印度英文口音。

通常女作家的有聲書都會找女性說書人配音，而男作家的作品則找男性，不過當然也有例外，例如愛特伍（Margaret Atwood）在2003年完成的小說《末世亞當》*Oryx and Crake*，描寫21世紀末期，基因工程的發展到極致之後為人類所帶來的空前浩劫，因為小說敘述者是一名男性生還者，所以為本書配音的說書人便是男性而非女性；羅琳（J. K. Rowling）風靡全球的兒童小說《哈利波特》*Harry Potter* 系列，雖然作者並非以書中人物，而是藉第三者的身分採取全知觀點的敘述手法，但因主人翁哈利是個男孩子，他的魔法寄宿學校充滿了牛津和劍橋的色彩，所以找來為本系列配音的說書人，便是英國演藝界十分受到敬重的劍橋大學畢業生、屬於思辯型的喜劇演員史蒂芬·富萊（Stephan Fry），盼能藉由富萊清晰的咬字、深具磁性和戲劇性的嗓音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。

此外，某些有聲書還會直接找作者本人來說書，例如由中國大陸到英國定居的張戎，以祖母、母親與自己三代女人的生命史寫出了英文版的《鴻》*Wild Swans*，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·柯林頓（Hillary Clinton）的自傳《活出歷史》*Living History*，以及愛爾蘭作家麥柯爾特（Frank McCourt）以第一人稱紀念母親和童年往事的《安琪拉的灰燼》*Angela's Ashes* 等，這三本書皆由作者本人侃侃而談，更增添了自傳類有聲書的親和力；美國暢銷遊記作家比爾·布萊森（Bill Bryson）的得獎科普傑作《萬物簡史》*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*，從他為何決定撈過界寫科普書、如何蒐集資料寫作，一直講到他在整個過程中有了什麼樣的發現……等，因此當聲

音版是由作者自己現身說法時，聽來也格外順理成章！其實，這種情況並不只限於非小說類作品，美國小說家富來濟爾（Charles Frazier）被改編成好萊塢電影的暢銷作品《冷山》*Cold Mountain*，就出了兩種有聲書版，其中節錄版由一名男說書人加以錄製，完整版則是由富來濟爾親自出馬，本書充滿文學性的筆法在作者口中娓娓道來，成了「文如其人」的另一體現。

自從聽書聽習慣了之後，我現在幾乎隨時隨地都愛聽書，特別是早上梳洗時、一個人走路散步時、晚上泡在浴缸裡，或者夜裡臨睡前……，一方面覺得是很好的時間利用，讓每天的生活都變得很充實，但另一方面也自覺好像是上癮了？因為每當閒來無事，如果不想幹別的活兒或者讀書看報，即使只有三、五分鐘，我也會隨手按下放音鍵，很快地讓飄浮的思緒隨著說書人進入另外一個世界，獨自樂在其中。

不過話又說回來，「聽書」並未全然取代我「讀書」的習慣，畢竟並非所有的書籍都有優質的錄音版本，而且紙本書籍隨身攜帶的輕便性，終究不是有聲書所能及，再加上每逢有大段時間可以運用時，我往往還是寧可專心讀書，而非全神貫注地聽書，因為一口氣聽久了容易睡著，可是讀書的速度快慢不但可以由自己來調節，讀書的方法與想像的空間也是由自己來創造，因此我相信有聲書與傳統書籍的出版應該是相輔相成，而非零和賽局的取代和競爭。

最後，我發現有聲書還有一個致命的缺點，也就是當我聽完一本書之後，如果想要告訴別人某一段特別精采的文字敘述，往往愛莫能助，因為面對那一、二十捲錄音帶，我常常很難精準地找到令我念念不忘的段落，結果多半不了了之！相對之下，傳統書籍對我而言，便比較沒有這方面的困擾，也因此聽過了有聲書之後，我通常還是得把自己特別喜歡的紙版作品買回家，以備必要時查閱——看來，出版的形式越多，愛書人的開銷也只好越來越大，幸好有圖書館的存在，否則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呀！